

宫本武藏

宫本武藏

〔日〕津本阳著

侍焯译

我剑之有形，实则

无形，我刀之有招，实则无招。

无招无形，乃称剑圣！




宮本武藏

宮本武藏

(日) 津本阳/著 侍焯/译

GongBen
WuZang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宫本武藏 / (日) 津本阳著. 侍焯译.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7-80755-733-3

I. 宫… II. ①津… ②侍… III. 长篇小说—日本—当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31746号

Original Japanese title: MIYAMOTOMUSASHI

Copyright ©1989 Yo Tsumoto

First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 SHUNJU Ltd.1985,
re-edited by BUNGEI SHUNJU Ltd.1989.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UNGEI SHUNJU Ltd.,
through Owls Agency Inc. and Beijing SMSQ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冀图登字: 03-2009-026号

书 名: 宫本武藏

作 者: (日) 津本阳

译 者: 侍 焯

责任编辑: 郝卫国

特约编辑: 王俊辉

责任校对: 贾 伟

封面插图: 成 超

装帧设计: 引文馆·垠子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6/32/35/43

传 真: 0311-88643234

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装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670×970毫米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09年12月第1版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5-733-3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我于佛陀的面前，

体悟杀戮的真言！

目录

Contents

001	美作的田野
013	金仓谷
025	粟仓之贼
037	武藏离乡
049	乱战出石村
061	二刀流萌芽
083	血战
095	逃亡者
107	生离死别
119	一乘寺垂松
139	播州之春
151	龙野河滩
163	大和路

175 伊贺之鬼

195 二刀术的纯熟

207 江戸之秋

219 旧友再会

231 燕返

241 木鸡

253 虎切

263 船岛

275 终章
灵严洞晚花

287 解说
——桶谷秀昭



Gong Ben Wu Zang

美作的田野



人烟稀少的山中高处，生长着一株年月悠久的老樱花树，它长满了青苔的树干足足有一搂粗，每当有风吹来，盛开的樱花便铺天盖地地四散飘落。

在如雪一般覆盖了地面的花瓣上，站立着一个身形魁梧的少年，他以八双^①之势拿着约七尺长的苦楮^②棍，用充满怒火的目光望向天空。脏兮兮的麻布窄袖便服裤脚卷起，垂散的头发随使用稻秸一绑。棱角分明的他突然赤脚猛蹬地面，迅速地不停变换姿势，挥舞着棍子向前方一阵乱打。

少年时而跳上，时而跳下，棍子呼啸着划过空中，招招都充满了杀气。

“这可不行！没那么轻易就饶了你！”少年下意识地冒了这么句话后，重新拿好棍子。

他上唇微张，露出了洁白的牙齿。

再次挥舞起棍子的少年，在跳来跳去、前后左右地与虚构的敌人周旋之时，总会发出一声断喝。这并非是为了加强气势，而是与狼或狗在

① 八双，八双为日本剑道中的架势，将剑尖或长柄刀等笔直朝天，垂直立于身躯右前方。

② 苦楮，壳斗科，材质致密坚韧，有弹性，供建筑、机械等用。又称赤楮。

搏斗之时发出的悲怆的呼吸相同。

“这么攻过去，便会这么打回来。看来只有攻腿了。”少年边轻声自言自语，边飞快地用棍尖横扫地面。

“还不行，那这样呢？”

比普通成人还要魁梧，并且有着像野生的鹿一般的舒展体形的少年胸膛宽阔雄厚，双臂和双腿的肌肉亦十分发达。

并且，其挥舞棍子之时的姿势，能够以腰为中心，一直保持平衡，动作没有丝毫的不协调。

由于动作过于剧烈，少年的脸上失去了血色，站立时发生了眩晕，但仍然咬牙坚持着。

“这么两下就被累倒怎么行！难道你想丧命于有马喜兵卫之辈之手吗？”少年臭骂了自己一顿后，向被花瓣覆盖的地面上吐了口唾沫，以比之前更为强盛的气势挥舞起棍子。

其眼角上吊的样子如狂犬般可怕。

“嘿，嘿，哈——”

一直到天色变暗，少年也没有停止过棍法的练习。

“弁、弁。弁——”

“弁，你在哪儿呢？”

通向山顶的路上，传来了呼唤他的声音。

少年满是汗水的脸上，表情稍稍缓和了一些，停下动作，叫道：“在这儿呢，一贯清水^①的樱花树旁边。”

两个穿着破旧窄袖便服、卷着裤脚的人影从林中应声跑来。气喘吁吁跑来之人是少年的朋友，其中一个是个皮肤白皙的姑娘。

“不是跟你们说了不能来这里吗？”被称作弁的少年怒目而视。

“弥藏一个来也就算了，居然连小千也来了。笨蛋，武术练习可不是女孩子家该看的！”

浓密的束发披肩的小千被弁一瞪，不由得低下了头。

“虽说如此，但是小千听说你要跟人进行生死决斗，很是为你担心。她是因为关心你才来的，不用发这么大的火吧。”

① 一贯清水，在因幡大街上，靠近从因州鸟取通往播州的镰坂山顶，有一处常年不断的清水，给过路的旅人解决了饮水问题。后这水被认为价值一贯钱，因此得名。



三人在樱花树下坐了下来。

他们所在之地是作州和播州的交界处镰坂山顶。由于山顶可以通向因幡大街，因此来往人马很多。

他们三人是山顶北侧美作国吉野郡赞甘在的孩子。其父亲均是吉野郡领主新免家的家臣。

被称为弁的少年名为弁之助。他的父亲平田武仁是竹山城主新免伊贺守的家老。弁之助生于天正十二年(1584)春，是武仁的第三子。

现在是庆长元年(1596)，四月的风轻柔地吹拂着肌肤。遮住了人们眺望的视线，如水墨画般寂寥的群山波涛起伏，连绵不断，加上白色樱花的点缀，给人一种刚刚结束漫长冬季的平静之感。

在黄莺远近交相呼应的鸣叫声环绕下，弥藏问道：“弁，你不是只有十三岁吗？不就跟我同岁，比小千大两岁而已嘛。而且，你还是无二斋大人之子。在家里的道场跟你父亲学剑，跟中务坊学格斗，在这附近住的孩子已经无人能够与你匹敌了呀。何况，对手还是个成年人，是个环游诸国的修行者。有马喜兵卫可是个二十八岁的剑客啊。你父亲武仁大人不是也说过，他是有马丰前守家出身，修炼过天真正传香取神道流的优秀的剑客吗？以这样的人为对手，不论你动作如何敏捷，也不可能打胜的。会被他斩下头颅而死的！因此，还是放弃这个想法吧。”

弁之助沉默了。

小千颤抖着苍白的脸颊，说：“弁，放弃吧。喂，要是弁死了，就不得了了。这么恐怖的事情别做了。放弃吧。重新考虑考虑好吗？”

弁之助看着二人，回答道：“我就是抱着必死的决心的。”

“哎！你说什么呢！别乱开玩笑！”弥藏吼道。

弁之助冷静地回答说：“弥藏，我就是想死啊。我以前不是也说过嘛。不管怎么想，都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是啊，我终于找到了结束生命之处。有马喜兵卫可是个历游诸国，一路高价悬赏邀人比武胜出的强者啊。与这样的对手比试，即使输了也不会丢脸。我要用尽全力与强于我之人对抗，光荣地死去。”

“胡说什么呢！就知道说大话，真被砍到的话可是会痛的，还会流血。真想死的话，就不能找个舒服点的死法吗？”

弁之助打断了急切地试图说服他的弥藏，说道：“你们来劝我，我很高兴。但是我已经决定了。小千是女子自是不会明白，但弥藏你是新免

家直系家臣之嫡子，应该能理解的。我是以一个武士的身份决定了死之场所。”

弥藏和小千被弁之助言语中表现出的不可动摇的气魄震慑得哑口无言。

弁之助此时的表情与平日完全不同。当孩子决定去死之时，其心态与大人不同，会毫无杂念、毫不犹豫地走向死亡，一往无前。

弥藏、小千与弁之助在小时候就亲密无间，是经常在吉野乡田野边玩耍的玩伴，因此能够明白他内心的想法。他们知道弁是真的想与有马喜兵卫决战而死，因此不寒而栗。

这个叫做有马喜兵卫的神道流剑客来到播磨国佐用郡平福村，贴出写有“吾为天下无双之剑客，有望交手者人数不限”的用金箔装饰的悬赏布告，是大约十天前的事情。

喜兵卫最初前去拜访了赞甘宫本村的平田武仁。

“请问新免无二斋大人在府上吗？鄙人是从摄津国而来的巡游各国的修行者有马喜兵卫。平日学习天真正传香取神道流，稍有建树，务必请无二斋大人与在下比试一番。还望转告大人。”

接待者慌慌张张地跑进里间，将此事告知了武仁之长女吟。

吟比弁之助年长八岁，嫁给了与平田家府邸相邻的平尾家之主与右卫门，但由于娘家女眷较少，经常回来照顾弁之助。

“父亲在川上冈的府邸中，你现在就前去通报。”

吟命令家臣前往在川上村别墅的武仁之处。

有马喜兵卫口中所称的新免无二斋是平田武仁的道号。其名作为剑术和十手术^①的高手而被畿内直至中国地区等各国熟知。

平田家是从武仁之父将监开始的。将监由属于播磨的赤松氏一族的衣笠氏独立出来，于明应、文龟年间(1492-1503)移居美作。

不久便效力于竹山城主新免伊贺守贞重，以当理流剑术和十手术技压群雄。伊贺守对其勇武十分赏识，将自己的女儿政嫁于将监，允许其冠姓新免。

将监任新免家家老之职，得到了领地内的宫本村和中山村作为封地。

① 十手术，“十手”是江户时代捕吏所持的约1尺5寸长、近柄处有钩的捕棍、铁棍。室町时代，十手由中国传入日本，战国时代被使用于战场上，进入江户时代，成为捕吏广泛使用的武器。在十八般武艺中独具特色，虽然流派不多，但至今仍然存在。



他于文龟三年(1503)去世,其妻政于永正二年(1505)追随将监而去。

将监之嫡子武仁得父亲亲授剑术,并极尽其精。他多次出征并立下战功,与将监一样深受重用,继续担任新免家家老之职。

他迎娶了现任领主新免伊贺守宗贞之女於政,同样被允许冠姓新免。因此,别名新免无二斋,自竹山城下移居官本村后,亦称官本无二斋。

武仁的武名逐渐传开,连在京都都小有名气。听到了传闻的足利十五代将军义昭曾将武仁从美作叫来,令其与在室町兵法所任将军教官的吉冈宪法比试。

御前比试为三局两胜制,宪法赢了一局,武仁赢了两局。因此,将军册封武仁为天下无双之剑客。

那是发生在武仁四十七岁时的事情。由于他赢得了天下无双的称号,因此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断地有修习武术的剑客前来挑战。这些希望借由打败他而取得名誉、被野心冲昏了头脑而前来挑战的剑客都想跟他进行一场生死决斗。因此,武仁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无故杀生。

过了六十岁之后,武仁开始拒绝与修习武术之人进行别派比武。更何况现在他已经六十九岁了。不论有马喜兵卫如何挑衅,他都不会应战的。

川上村在官本村西南二里(八公里)处。武仁在那里建造了名为冈府的别墅,与比弁之助年长六岁的长子次郎太夫一同生活。

被派往武仁处的使者回来报告吟道:“大人说,没有必要比试,因此不会接见旅者。”

吟将此话转达给有马喜兵卫。喜兵卫嘲笑道:“唉,俗话说得好,骏马一老不如弩马啊,可怜无二斋大人也已经老朽了。那我也就不客气了,在这附近贴出天下无双的悬赏告示,寻找比试的对手。”

有马喜兵卫离开了官本村,向播磨方向越过镰坂山顶,在由因幡街道南下二里左右的平福村落了脚。

平福曾经是赤松氏一族别所林治的居城,作为利神城的城下城而发展起来,有三百多间房屋鳞次栉比。天正六年(1578),在山中鹿之助率领的尼子军的进攻下沦陷的利神山城的废墟仍然屹立在村子的东部。

“夜出大原翻镰坂,朝往繁华平福村。”

这是个繁华到被民间如此传唱的山间村落,有马喜兵卫在通往利神城的金仓谷的河滩上,张贴了悬赏别派比武的告示。

这是对拒绝比武的平田武仁的一种挑衅。

弁之助听说了告示的传言后，便立即从熟悉的路前往平福。在金仓谷的河滩上，建着竹栅栏，里面站着一个人穿着白色窄袖便服和黑色裤裙的武士，束衣袖的带子呀头巾什么的也穿戴得煞有介事，黑漆的鞘与腰刀弯度刚好相合，正等着前来报名比武的人。

栅栏外面聚集着很多看热闹的人。清爽明媚的阳光下，坐在马扎上的有马喜兵卫打了个大大的哈欠。大概是太过无聊，他站起身，弯下腰，摆好架势，手握刀柄，刀身如白蛇飞舞般划过长空。

喜兵卫动作轻盈地将刀从左上方举过头顶，尝试着前后左右的进攻。他的脚下尘土飞扬，看热闹的人们爆发出阵阵喝彩。

喜兵卫的动作给人以毫无破绽、出色完成的感觉。平福是从因幡通往姬路大道的要冲之地，通过但马还可以到达京都。诸国之人来往频繁的平福居民见到剑客的机会也很多，对于别派比武也是习以为常。但是，像有马喜兵卫这样进退自如、身手敏捷的武士，还是很少见的。

“天下无双说的不是赞甘的新免大人吗？”看热闹的人中，不知谁在弁之助旁边说了一句。

“是啊，武仁大人怎么没来呢？”

“他已经不行了。上了你年纪了吧。七年前，与本位田比武之时不就是有人帮了他的吗？‘日下开山，天下无双’的招牌早就该摘了。”

“那他长子呢？”

“嗯，现在该十九岁了吧？听说是个窝囊废。”

弁之助咬着嘴唇，准备离开栅栏边。

“喂，你们说话注意点，新免大人的小儿子也在呢。”不知是谁提醒了一句，弁之助羞得面红耳赤，急忙离开了。

“父亲被人嘲笑了。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击垮那个叫喜兵卫的男人的骄傲自满。虽然我还是个孩子，但这点能耐还是有的！”

弁之助咬着牙翻过镰坂，回到家中。

对于他来说，平福村是个值得怀念的地方。因为疼爱他并将他抚养到三岁的继母良子就住在那里。

弁之助的生母於政在其出世后不久便去世了。武仁便娶了良子做继室。

良子是平福村的利神城主别所林治之女。天正六年，城池沦陷后，其父林治下落不明，良子便与母亲一同移居官本村。



她成为武仁继室之后，便将弁之助当作亲生儿子般疼爱。直到他三岁那年的秋天，弁之助都一直缠着良子，在她的宠爱下过着幸福的生活。

但自从良子被武仁休掉，回到平福村的娘家之后，弁之助便开始了不幸的生活。由于姐姐和哥哥们对生母於政都有印象，因此并没有对良子抱有多少好感，但从婴儿时就由良子抚养长大的弁之助并不想与继母分开。

因此，他便由良子带着离开了自己的家，跟其回到平福的娘家生活。由于良子不知父亲林治的下落，只好在伯父定通家落脚。

母子二人过了数年安稳的生活后，终于发生了变故。定通的养子之妻先其而去。但其养子尚有两子，良子只好带着弁之助嫁给定通之养子做继室。

从此之后，弁之助便成了一个谁都拿他没办法的恶童。弁之助反叛继父，翻过镰坂跑回了宫本村。姐姐吟亲切地迎接了年幼的弟弟，但武仁却对弁之助冷眼相对。

弁之助不堪忍受没有良子的寂寞，再次跑回了平福村，遭到了继父的怒骂。他成为了宫本、平福两村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恶童，实际上他是试图通过反叛来发泄心中的悲痛。

良子考虑到弁之助的将来，将其托付给做了平福村正觉寺僧人的叔父道林坊。

弁之助往返于自己家和正觉寺之间，度过了十三个春秋。道林坊教弁之助读书写字。而武仁对弁之助虽然没有表露出任何作为父亲该有的亲切，但在剑术上却从其七八岁骨骼尚未定型之时起便严加指导。

在宫本府邸的道场中，平日里都有十几个弟子练习，但只要弁之助一来，武仁便不顾其他人，终日只与他切磋练习。

用木刀进行的招式练习容不得半点松懈。若是接不好对方攻来的招式，别说站立了，会受重伤的。年长弁之助六岁的哥哥次郎太夫便是在练习十手术时，用腰间发力来接武仁的木刀，弄跛了脚，从此与剑术有缘无分。

武仁与年幼的弁之助对战之时，手中木刀亦毫不留情，但每当弁之助以其天生敏捷的身手对抗之时，武仁那毫无笑意阴沉的脸色亦会不由得缓和起来。

身为杰出剑客的武仁十分清楚弁之助身上世上少有的资质。他努

力地想将自己从父亲将监那里学来的剑法全部教给儿子。

虽然武仁看穿了弁之助的天赋,但却并不喜欢他的性格。其不容易与人亲近、固执、内向等性格特征均与武仁相像。对于怠慢或是攻击自己的人,不予以沉痛的反击是不会罢休的这种执拗也是一样的。

这样一对互相厌恶,但在内心深处却又感觉无法割裂、血肉相连的父子,在道场的房间内像仇敌一般拔剑相向,似乎要把木刀打断才肯罢休。

平田武仁虽然担任家老一职,但在弁之助的生母於政过世之前,从未去过竹山城奉职。长时间以来,一直在宫本村的府邸闭门索居,直至在那里待不下去,后移居川上村冈府邸,而这其实是有原因的。虽然他勇武超群,但却被家臣嘲笑为懦夫。

致使武仁的后半生转入黑暗,受到家臣暗中非难的原因,是在弁之助六岁时的春天发生的不幸事件。

天正十七年(1589),武仁受主君伊贺守之命前去讨伐同任新免家家老之职的本位田外记之助。

当时,外记之助二十七岁。在剑术上,他是武仁的得意门生。武仁平日便将其作为自己剑术的后继之人看待。

外记之助为人耿直,与武仁之间一直保持着鱼水之交。而他之所以被伊贺守视为眼中钉,是因为其平日对于主君的言行毫不留情地谏言。

天正十六年(1588)秋,伊贺守为了讨好从京都接来的爱妾舍,率领两百余名家臣一同前往松茸狩猎。回程途中,舍见一路没有参加狩猎的外记之助站在路旁挡了道,并且没有行礼便望向她的轿子,因此大怒。

讨伐外记之助的理由仅此而已。武仁多次请求伊贺守改变主意,但最终没有令其收回成命。

无奈之下,武仁决意讨伐,此时,他已经是六十二岁的年迈之人了。如果与外记之助正面交锋,很难取得胜利。他深思熟虑之后,与亲戚中务坊商量道:“外记力大无穷,怎么才能战胜呢?”

中务坊是日本柔道之源、扬名后世的被称为竹内流腰之回的短刀术的本家竹内中务大辅。当时,他是新免家的重臣,在竹山城奉职。

武仁与中务坊商量后,将外记之助叫了出来。

“我近来年岁渐增,剩余之时日屈指可数,故欲将本派之秘诀传授于你。因此,请你明日清晨来我府中。”

外记之助兴高采烈地答应了武仁的要求,来到他的府中。武仁备上



茶果、酒菜招待外记之助。然后，泰然自若地说：“接下来，我将秘诀传授于你，跟我进里间来。刀就不用带了，放在这里吧。”

武仁注视着外记之助从腰间取下佩刀，放在地板上，随即快速抓住其双手，将其绑起。

外记之助并未明白武仁的用意，笑着说：“这也绑得太紧了。”

武仁挥泪说道：“主公下令逮捕你。别反抗了。”

外记之助仰天长叹，拼死抵抗。

在外记之助即将挣脱之时，中务坊用管枪向其胸前打去。枪声响了两三次后，外记之助鲜血四溅，倒在了地板上。武仁最终取下了其首级。

奉命讨伐的结果令武仁得到了伊贺守的重赏，但却也遭到了家臣的嫉恨，最终不去奉职，整日闭门索居。

弁之助之所以挑战有马喜兵卫，一心求死，就是因为武仁不堪忍受被人奚落为懦夫之后，对自己冷眼相待。

他将继母良子被继父霸占的愤恨转而向年迈的武仁发泄，除了姐姐吟之外，跟任何亲人都亲近，并成为村中恶童之首，整日为非作歹。

他一旦愤怒起来便难以平息，甚至做出连自己都想不到的凶暴行为，但一等内心狂风大作般的冲动过去之后，便会又变得毫无志气，萎靡不振，甚至想结束生命。

弁之助一心想着一旦决定就一定要去做。虽然朋友弥藏、小千在他在镰坂山顶上练棍的时候前来，但在回家途中，弁之助仍然拼命想着对付有马喜兵卫的战术。

他经常听父亲武仁说，生死决斗之时，只有孤注一掷、不顾生死之人才能取胜，而看到剑光便畏缩之人则会战死。

弁之助相信父亲的话不会错。在真刀真枪的生死决斗中，仅是击中前臂是不行的。而武仁传授他的刀法全都带有浓厚的战场气息，是类似必杀技的大招式。

弁之助已经将武仁的剑术熟记于心，达到了随着对手的招式自然应对的程度。他继承了家传的血脉，身体像猿猴般轻盈敏捷。并且力大无穷，令成人都禁不住侧目。在竹内中务大辅的道场中修习格斗之时，他经常给大家展示他的大力，让身为门徒的将士坐在自己的右肩上，然后随着号子将其扛起扔出去，另对手都很佩服。

但是，弁之助并没有真刀真枪比试的经验。而有马喜兵卫孤身一人游历各国，斩杀比试对手之事定不在少数。

若是与经验丰富、充分掌握了比武战略的年长者对战，则很快便会被对方看穿，被对方将计就计，因为对方熟知杀人的手法。

弁之助深思熟虑之后想到只有用长棍对战才行。

武仁道场的道具棚内有四五根乳切棍和长棍。所谓乳切棍就是切成大约到胸口那么高、四尺二三寸的栎木圆棍。其尖端三尺左右的地方装有锁链，锁链的尖端有二三十刃切子玉秤砣。

长棍是七尺长的结实圆棍，尖端装有铅，用红铜色的带子缠在上面。

两者都是在修习十手术时的用具，相对于只有熟练掌握精巧招式才能熟练使用的乳切棍，弁之助更喜欢用长棍。腕力过人的他曾经挥舞着长棍，将手持兜割十手^①的武仁逼至道场的角落。

从那以后，武仁再也没有提过这件事情，弁之助也装作忘记了，但由此他知道弁之助用长棍乱打一通却有着可以压制武仁这样优秀剑客的威力。

他们在朦胧月色照耀下的山道上走向宫本村府邸方向，弥藏边走边问道：“弁，你要用棍子与有马喜兵卫比武吗？”

“对啊。”弁之助点头道。小千用惊恐的眼神看了看他肩上扛着的长棍。

在温暖的夜风吹拂之下，空气中弥漫着青草的味道。

“就靠这东西能打赢吗？”

“嗯，就用它打爆喜兵卫的头！你们就等着看好戏吧。”

由于小千在场，弁之助变得比平日爱说话起来。弁之助从小就很疼爱这个新兔家直系家臣剑持孙兵卫的女儿小千，经常与其一同郊游。一想到若是自己死了，小千会难过，心中便掠过一丝感伤。

“对了，什么时候比武啊？”

“明天。”

弥藏一问，弁之助答出了连自己也没想到的话。

“啊，明天？这可是大事啊。你明天什么时候去平福？”

“嗯，六刻（上午六时）吧。”

“好，那我也跟你一起去。在镰坂的入口处等。”

① 兜割十手，十手是十手术的武器，兜割与十手相似。